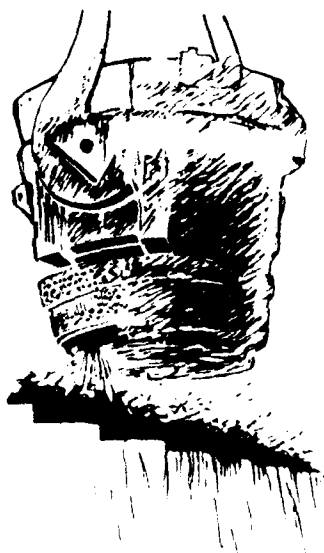


馬爾赫維察著

愛森 的 襲 擊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愛 森 的 襲 擊

馬 爾 赫 維 察 著

瞿 秋 白 譯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年 • 北 京

書號 221

字數 96000

愛 森 的 襲 擊

著 者	馬 爾 赫 維 察
譯 者	瞿 秋 白
出版者	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(北京東四前條胡同四號)
發行者	新 華 書 店

京 1—20000
定價5,100元

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Hans Marchwiza
STURM AUF ESSEN

據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№ 4, 1931 所載

ГАЛИНА КИРЕЕВА 俄譯 ШТУРМ ЭССЕНА 轉譯。

本書出版說明

這部小說，是譯者在一九三三年根據俄文譯文（國際革命文學一九三一年第四期所刊）轉譯的，因反動政府的壓迫，未能出版。現在根據魯迅保存下來的譯者的手稿，由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員會整理出版。文中註釋，未署名者，是文集編委會加的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四年二月

魯爾區域的工人殘酷的襲擊了像鐵似的愛森城以後，過去了三天。城市簡直變成了熱鬧的軍營。在學校裏，在社團的和政府的屋子前面，武裝的工人擾動着。他們自願的來參加開往前線去的隊伍，戰線已經開展到魏塞爾地方。

在史托朋堡，同樣的沸騰着空前未有的熱鬧。弗里茨·勞普正在編制隊伍，分配鎗械，並且把加入隊伍去的名單記錄下來。第一隊已經編好，首領是嘉爾·樸伏德尼。廷斯拉肯地方的人要求盡可能的快些去幫助；嘉爾·樸伏德尼得到了命令：在最短期間帶自己的隊伍開到前線去。幸而還有一輛空的裝貨汽車。第一隊帶了預備好的一切必需品，很親熱的同還應該等候着的同志們告別，在下午三點鐘就出發了。

過了一點鐘，要開出去打仗的第二隊的武裝又準備好了。不過缺乏運送紅軍到前線去的大汽車。

弗郎茨·克萊薩德坐在牆脚下，他看着那些充滿了生氣的高興的礦工。

「弗郎茨，你要不要去指揮第二隊？」弗里茨·勞普對他打招呼。

「如果礦工同志沒有什麼反對，我是時常準備好的。」弗郎茨·克萊薩德回答他。

「到我們這裏來！弗郎茨！」工人們招呼他。

弗郎茨走到隊伍裏來，這個隊伍裏的人用很高興的叫喊歡迎他。那短小的史尼德爾在自己的小冊子上畫了一些什麼，他做着鬼臉說：

『唔，現在我寫着所有的一切人。既然弗郎茨·克萊薩德當了領袖，那現在我就可以安心了。不過我仍舊要注意着大家，青年們不要做出什麼蠢事情來。』

矮子的說話在他的高興的笑聲裏沉沒了下去。

史尼德爾從頭到脚都武裝了起來。在他的狹窄的胸前，交叉着機關鎗彈的帶子。在他的腰裏藏着兩個塞滿了彈藥的口袋。他連走路都不很方便了。不可少的手榴彈也掛在那裏。

『史尼德爾，你似乎要把我們大家的武裝都背到你自己的身上去了，是不是？』崙特爾笑着，因為他看見史尼德爾困苦的背着沉重的武裝，時常從他的瘦削的肩膀上滑下來。

『是的，你笑，你笑，』史尼德爾回答，『啊哈，你看罷，我在戰線上要怎樣去打哪。』他用小小的脚步走到守衛兵的崗位那邊去。在那裏，可以聽到很大的聲音。

那邊，馬列爾在審問着『綠黨』，這些『綠黨』是照了執行委員會的命令逮捕了來的。

一個班長站在馬列爾前面，正在辯護自己。當史尼德爾走進去的時候，那個班長說：

『我的確一點都不知道，先生，關於你問的那一夜，我是在告假期中。』

『告假？』史尼德爾叫了起來，『奇怪，那麼，捉到的人都在那一夜是告了假的。』

『先生，相信我罷，我沒有什麼理由要來說謊……』

『聽他的鬼話幹嗎？』那個矮子叫喊着，『我們很知道你們這些傢伙，』他又回轉去對着馬列爾

和茨爾馬克（這個人也是剛才來到這裏）：『鎗斃這些騙子；如果你們沒有人，我來指揮隊伍帶他們出去……』

『請求你們，』嚇慌了的警察咕嚕着，並且舉起了求救的雙手，『你們不要……』

『啊，現在驚慌了呀，』史尼德爾笑着，並且對茨爾馬克眨了幾眼。『放他們到牆腳邊去，就要嚇得要鑽進褲子裏去了。唔，離開這裏罷。』

警察們的臉兒蒼白了，對四週圍望着；他們以為就要鎗斃他們了。

『我們拿他們怎麼辦呢？』馬列爾就向發愁的看着的茨爾馬克問了這麼一句，

『捉他們到監獄裏去，等我們空一點兒再說，』他這樣的回答。

史尼德爾很兇狠的對他們看，他說：

『等他們再得到自由？』

看起來，他的很好的情緒給弄壞了。他坐在靠近着房屋的階沿上，從一個非常之大的袋子裏摸出布來開始擦他的武器，他的鼻子裏還哼着些什麼。

『現在我們到市長那裏去罷。』猶普·茨爾馬克對馬列爾說。

『你到他那裏去要什麼呢？』馬列爾愁悶的問着。

『錢呀，我們要發餉給我們的人。』

『不太早嗎？』馬列爾反駁着。

『我們不能等先生們把一切都偷了出去。』

「你想一想，從市長那裏可以得到些什麼？」馬列爾很不安的問。

「如果他說謊，就到貯藏所裏去。」猶普·茨爾馬克打好了主意。

他們跑到市政府，市長沒有在那裏。他們就走到他寓所那裏，按了鈴，一個丫頭走出來了。

「你們要什麼？」女孩子問。

「我們要同老頭兒講話。」茨爾馬克回答。

「市長老爺躺着息力呢。」

「唔，要他起來。」猶普很粗魯的說。

「市長老爺還沒有休息到一個鐘頭，」女孩子反對的說，「早一點驚醒他是不允許的。」

茨爾馬克無精打采的旋着手鎗說：

「去告訴市長，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希望同他講話。」

「等一等，」女孩子說，她走到房間裏去。很快的就回轉來，開了門說：

「來，到辦公室去，市長老爺立刻就到那邊去的。」

「我們走進去罷，」茨爾馬克說，「希望他不使我們久候。」

市長老爺偏要他們等得很久。茨爾馬克很憤怒的從這一個屋角跑到那一個屋角，走來又走去：

「假使他想，我們很恭順的等候他，那他是想錯了。」他的手緊緊的抓住那枝手鎗。

市長走進來了。

「好，先生們！」他帶了虛偽的歡迎微笑着，「出了什麼事了？為什麼你們這樣要緊的找我？」

「我們需要錢。」茨爾馬克簡單的說。

「錢？」市長很驚奇的躊躇着。

「是的，錢，並且立刻要的，我們應該發餉給我們的兵士：他們要吃飯呢。」

「這是我所辦不到的，茨爾馬克先生，懂不懂？絕對的不能夠。這個問題應當同別人去解決。我的權力不能有這樣大，茨爾馬克先生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我們不得不用武力來佔領市庫，」茨爾馬克很堅決的說。那個老頭兒帶着譏笑的對他看。

「唔，茨爾馬克先生，在那裏你們一點也找不出來的，——我們窮得很，在市政廳只有一些債。」茨爾馬克笑着：

「你們預備得不壞，但是我們也同樣的估計了。既然這樣，那我們要逮捕你，並且把你交到革命法庭去。」

市長的臉蒼白了，很快的在房間裏前前後後的走着。

「如果沒有錢，我怎麼能够做出錢來呢。在市庫裏一個小錢都沒有，茨爾馬克先生。」

「我已經說過了，」茨爾馬克回答，「如果你不下命令把市庫裏已經拿出去的錢要回來，那就對不起你。」

老頭兒在房間裏很驚慌的跑着。他開始對茨爾馬克和他的同志解說，得錢是怎麼樣的困難。茨爾馬克很強硬的重複他自己的威嚇。

『唔，既然這樣，你們去找市政會議，』市長高聲的說，『我的權力不是沒有限制的。』

『我們的忍耐也一樣，』茨爾馬克少少的恐嚇了他。

『真的，也許同市政會議去說要好些，』馬列爾說，他的音調是不高興茨爾馬克的粗蠢。

『是呀，去同他們說去，』市長抓住了這句話。『在那裏也有你們一派的人，他們當然幫助你們的。』

『我們沒有時間來召集會議，』茨爾馬克站了起來說。『錢，立刻你去設法，然後你可以去通知市政會議，如果你認為不可能給我們錢，那你要知道會給你顏色看的。一切空話對於我已經討厭得很了。』

『茨爾馬克先生，謹慎些，小心些，』市長警告他而表示自己表示極度的威嚇。『不要太樂觀了。你對於這個小小的暴動看得太有意義了。』

『在這個「小小的暴動」前面，那諾斯克的軍隊（三）和警察畏縮起來了，』茨爾馬克回答。偶然的手捏上了手鎗，『而你把我們的暴動也看得太輕易了。』他的手鎗在桌子上叩了幾下，『錢，你給不給我們？』

老頭兒用着絕望的眼光看看這一個又看看那一個。

『我試一試看，這是你們壓迫着我；你們不願意去想一想，我的責任是怎麼樣的。你們要相信，我是很願意要停止這可怕的自相殘殺的鬥爭，並且重新恢復我們的好秩序。』

『唔，自然的呵，我對於這很相信的，』茨爾馬克咬緊了牙齒，『秩序，是工人們餓死的秩序，

替你們擦擦靴子，並且爲了那些昏蛋把褲帶子束束緊。唔，好的，你照你所說的去辦，辦好了通知我們的守衛所。但是你看著，不要再拖延，——你懂嗎？——否則我們的忍耐很快就會爆裂的。」

「啊哈，茨爾馬克，茨爾馬克，」當他們走到街上的時候馬列爾對他說。「你怎麼把他壓住了！他那麼的轉來轉去！猶普，如果我們做不好怎麼辦呢？」

「而你已經忘記了自己怎樣的被人拷打過？」茨爾馬克很兇惡的問他。

「我？我永久不會忘記這個的。」

「那麼你現在爲什麼這樣說呢？」

馬列爾不作一聲，很不好意思的。

「假使我們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多殘酷一些，那麼，我們用不着在今天再受着新的犧牲，同志。把你自己的切懷疑和良好心丟到鬼那裏去罷。那些老爺們壓迫着我們，早就沒有一點兒懷疑了。你看，如果我們失敗，他們怎樣的來對付我們。」

二

「好得很，沒有什麼可說！」弗里茨·勞普在守衛所前面遇着了馬列爾和茨爾馬克，就很熱烈的對他們說，「我看你們那麼快活的逛着……」

「並且還吸着很粗的雪茄煙，」茨爾馬克接下去說，同時把他嘴裏嚼着的煙葉子吐到牆頭上。

「同志，你要知道，隊伍已經準備好，要開出去打仗了呢，但是我到處的找不到汽車來運送他們上前線去。」

「那麼，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徵收好了，」茨爾馬克說，「要請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下個命令。」

「要我簽字嗎？」馬列爾害怕的說。『你們這個辦法要把我捲到漩渦裏去。』

「看起來，這個事變對於你，也像老頭兒所說的不過是一件『小小的不關緊要的暴動』，」茨爾馬克很輕蔑的說。

「蠢話，」馬列爾自衛的說。

「既然這樣，你爲什麼怕簽字呢？」

馬列爾歪着臉兒走到守衛所的屋子裏去了。

「他怎麼樣？」勞普很奇怪的問。

「他看見了自己的勇敢而害怕。」茨爾馬克譏笑他。

「我們應該留意他，不讓他在自己的慌張之中做出任何的蠢事情出來，」勞普說。

他們跟在馬列爾後面走進屋子裏去了。馬列爾已經寫了徵收汽車的命令，並且把它拿給弗里茨·勞普。「唔，弗里茨，去試一試，我已經簽了字。最好在這個字條上再請市長簽名加印。」

「有你的名字就够了，」勞普回答。「我們用不着那個老頭兒。」然後他喚了兩個站崗的紅軍。

「同志們，立刻去，並且把汽車找了來，如果那個汽車主人拒絕的話，那你就把他放上了汽車押送到這邊來。」

「是，然而我們拿那汽車怎麼辦呢？」紅軍中的一個笑了。

勞普又碰着了困難。

「汽車夫，我們也不够，真糟糕！任何事件都要想一想。」

馬列爾的臉發出了光彩。

「你們步行到愛森去，在那裏也許可以找到一些。」

「每個地方都要自己照管自己，在愛森的市政廳裏有幾百工人都在等着開到前方去的車子，」勞普反對着，他很知道在城裏的情形。「但是我們那裏可以找到汽車夫呢？」

「你們要什麼？」一個長長的五金工人從牀上朦朧朦朧的爬起來，他像一只麻袋似的一直睡到現在。

「我們要汽車夫，我們應當把汽車開到前線去。」

「我曾經在前線上做過汽車夫的助手，」那個長子說着，伸着腰，打着呵欠。「可是你們的汽車在那裏？」

「我們應該先去徵收，」勞普說。「假使你能開汽車，那麼，你同了同志們一起去找汽車，快一點，因為可以把第二隊開到戰線上去。」

「好的，」長子同意了，並且同兩個紅軍走了出去。

「沒有汽車不要回來，」勞普追上前去叫着。

馬列爾很緊張的摸摸頭，對着窗子看，小小的隊伍已經開了出去。領頭的是長子汽車夫。勞普

拍着茨爾馬克，指着馬列爾的歪臉。勞普再也不能够忍耐的了。

『噲，年青的威廉·馬列爾，你怎麼樣？我想，你害怕了，可惡的狗子！』

『我？』馬列爾叫了起來。在他的嘴角裏表示了可懷疑的戰慄。『可是我想起來，你發了癡呢！』
茨爾馬克笑笑，走了出去。

『振作起精神來，』勞普警告着馬列爾，『礦工同志有很好的感覺而且很快的懂得：誰在那裏阻碍着工作。』

弗郎茨強迫自己的同志擦鎗械。奪了來的鎗械上面蓋着鐵鏽和爛泥。他自己擦着一架重機關鎗。

三

一大羣紅軍圍繞在一輛灰色的裝貨汽車的週圍。這輛汽車是那個長子汽車夫去徵收來的。弗郎茨·克萊薩德聽見長子工人這樣罵着：

『可惡的機器，一點沒有用處。同志們，它不會動的，我們只好用腳走到前線去。』

『給我來看看，』圍繞着汽車的羣衆中的一個人叫着。

一個穿着鵝絨衣，頭上戴骯髒帽子的高大而有氣力的小夥子走到機器這邊來。他把汽車夫推在一邊，自己握着發動機的把手。

「是呀，我已經都試驗過了，」長子叫了起來，同時，懷疑地看着那個穿鵝絨衣的人怎樣企圖開動這機器。

「讓開點地方！」他推開圍着汽車的羣衆，這樣用力的旋着那個發動機的把手，以至於大家都很奇怪的叫起來。這小夥子的氣力大得很，他旋着發動機，連汽車都從這邊晃到那一邊，過了一分鐘機器響了而且喘氣了。

穿絨衣服的人用他的大手掌擦着額角，告訴長子汽車夫說：

「唔，現在可以開動了。」

「最好還是你自己來開罷？」弗里茨·勞普擠到汽車那邊來問他。

「唔，我也可以的，」小夥子回答。「對於我都是一樣的：或是在這裏逛，或是坐在汽車裏出發。

我從前在戰線上有三年開過這樣的車子。」

「呵，出發，」弗里茨·勞普找尋弗郎茨·克萊薩德。弗郎茨不作聲，同猶普·茨爾馬克站在一起。

「弗郎茨，準備罷，可以走了，」當弗里茨·勞普看見他的時候叫了起來。

在五分鐘之內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工人們叫着跳上了車子：「霍潑，霍潑。」一個年青的工人把一面小小的紅旗結在車子水箱上。在汽車夫旁邊放着重機關鎗，鎗身對着前面，在鎗的後面跟着一小羣機關鎗隊。信號吹起來了，通知大家要出發了。史尼德爾在街上跑着。

「等一等，你們這些昏蛋，我同着你們一起去！」

『幫助史尼德爾上來，』礦工們對着站在底下的人連笑帶叫的喊着。

史尼德爾靠着幾只有氣力的拳頭的幫助，在大家的笑聲中攀上了汽車，當他已經爬上車子的時候，有個人抓住了他的腳。史尼德爾搖擺着，他罵起來了。

『不要鬧，我有手榴彈呀，你放了我！狗東西……』

工人放了史尼德爾的腳，汽車一煞時間動了。『蓬！』而史尼德爾跳進車子裏面去了。

『啊哈，昏蛋的匪徒！』他在同志們的笑聲裏坐上了車子，罵了一聲。

『當心點！』汽車夫回轉頭來叫着。汽車叫了，喘着氣，彷彿像沒有耐心的馬一樣。

『扶好，夥計們！』弗里茨·勞普一邊叫着，一邊依着次序的握着每個人的手。

『你好，弗郎茨！』

『你也好，弗里茨！』

『看好，弗郎茨，好好的工作！』年老的森克揮着手叫，『呵，去呀！』

猶普·茨爾馬克也跑到汽車邊叫着弗郎茨·克萊薩德：

『噲，弗郎茨，祝你一切都好，拿出勇氣來，好孩子。看着，什麼都要好好的！』

氣笛又叫了，向前開動了。——汽車就在出發去的和留着的一些人的叫喊聲中開了出去。

當車子經過廉價住宅三十五號的時候，弗郎茨似乎看見三樓的玻璃窗裏有一個年老而帶悲哀的臉兒，他的母親的恐懼的臉兒在看着。他在走以前並沒有回家去，因為他要避開新的責備。現在，他倒可憐了母親。他不再想起這件事，把他內在的弱點征服下去，他就大聲的唱起紅軍的歌來了：